

第一章

只要你是天鵝蛋，就算生在雞窩裏也沒什麼關係。

市中心一家名叫「恐怖精神病院」的鬼屋裏，恐怖的音效遍佈全場，扮鬼的工作人員賣力地嚇唬著遊客，在此起彼伏的尖叫聲中，夾雜著一個男人的呼喚—

「沈蜜、沈蜜？沈蜜妳在哪裏？」

沈蜜背靠著牆邊蹲下去，眼前一片模糊。

她有夜盲症，在這光線陰暗的鬼屋裏什麼都看不清，她摸索著進了一個小屋，屋門上掛著個牌子—勞斯醫生的解剖室。

解剖室？聽著怪嚇人的……不管了，甩開那個色鬼比較重要。

呼喚聲越來越近，沈蜜趕緊打開門，蹲在牆根處藏了起來，她喘著氣，心臟撲通撲通地跳，跟拍電影似的。

這家鬼屋在 CBD 商業街的一棟大廈裏，面積很大，顧客頗多，場景也非常逼真，一條陰森的走廊分佈著十幾隻鬼，這間解剖室裏陳列著一張解剖台，上頭躺著一具女屍，而解剖台的邊緣正坐著一個身形挺拔的人，看穿著應該是個醫生，背對著她一動也不動。

沈蜜本來就視力模糊，以為那男醫生也是個假人，便沒有理會，掏出手機給閨蜜楊予曦打電話，一接通，她就壓抑著怒火小聲說：「楊予曦妳腦袋有洞啊！」

「怎麼啦？我給妳介紹的高富帥還滿意嗎？蜜蜜，妳可要把握機會，劉思聰家的食品業可是 B 市龍頭老大。」

沈蜜翻了個白眼，「食品業？賣鹹豬手的吧，第一次約會就帶我來鬼屋，先是摟我，再往我耳朵裏吹氣，我沒讓鬼嚇死也讓他噁心死了。」

說話間，她看到坐在解剖台前的醫生忽然動了一下，頭皮一陣發麻，顫抖著收起了電話。

「啪！」是打火機的聲響，那人點了一根煙，雙手撐在解剖台上，面對著空蕩蕩的牆壁，不知道在想什麼。

「喂，你是活的吧？」沈蜜小聲問。

那人不說話也不回頭，狠狠地吸了一口煙。

正在這時，門外進來一名男子，煩躁的罵了一聲，「沈蜜妳在不在？」

聞言，那名醫生手上的動作一頓，瞇起眼呢喃著，「沈蜜……沈蜜……」

沈蜜聽見那個男人細細咀嚼自己名字的聲音，抬頭望去，模糊的視線之中，只見他身形一動，竟轉過頭來看向了她，儘管看不清他的面容，她還是感覺到一絲異樣。

「哎？沈蜜？妳怎麼躲在這兒！」劉思聰發現了牆根下的沈蜜，伸手來拉。

沈蜜用力甩開他的手，態度疏離的道：「不要動手動腳，我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

劉思聰笑了，「鬼屋這麼黑，妳亂跑什麼，來，我摟著妳，我們出去好不好？」

沈蜜閃身躲開，心裏的反感再也掩飾不住，「劉先生，你要是太饑渴就去找別的女人開房間，我想我們並不合適。」

劉思聰臉上有些掛不住了，「沈小姐怎麼這麼說話呢？不過是拉一下手，妳就把我當成色狼啦？」

沈蜜視物模糊，正覺得煩躁又沒有安全感，深吸一口氣，說：「是不是色狼你自己心裏清楚，你走吧，我不想再見到你。」

劉思聰一愣，接著冷笑一聲，「口氣真衝啊……怎麼，還當自己是大小姐呢，妳爸都已經死了，

誰還給你錢啊。」

沈蜜心一疼，面上卻不動聲色，也冷笑一聲，「不是還有你這樣的富二代排隊等著給我送錢嗎？」劉思聰挺直著身子，表情僵硬，「真沒勁，予曦還騙我說你高貴優雅，看來這鳳凰一入了雞窩，就變成了市井潑婦！」

沈蜜也不生氣，平靜地道：「安徒生說，只要你是天鵝蛋，就算生在雞窩裏也沒什麼關係。」

「天鵝蛋？都吃不上飯了還看童話，你不知道童話都是騙人的嗎？依我看，就你這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女人，活該一輩子住在雞窩裏！」

沈蜜輕輕鬆鬆地還擊，「總好過某些人生在金窩裏，也還是一坨狗屎。」

一聽，劉思聰臉色難看極了，指著她的鼻子罵道：「臭女人，我數到三，你最好給我道歉，不然信不信我打你？」

沈蜜不屑地昂起頭。「一、二、三，我幫你數了，有膽你就打啊！」她從小到大就沒吃過虧。

「你！」劉思聰看著她挑釁的把臉湊過來，腦袋一熱，一巴掌就搗過去，但距離沒抓準，只是手指尖劃到了她的臉。

他居然真的打她！沈蜜氣得發顫，捂著臉走到一直沉默著看熱鬧的男醫生面前，把錢包裏所有紙鈔一股腦全掏出來，往他懷裏一塞，「這些都給你，你幫我打他！」

氣氛有那麼幾秒的凝固。

黑暗中，沈蜜努力看著面前的男人那模糊的輪廓，感覺他好像在俯視著她時，總算恢復了清醒。渾身上下就剩兩千塊錢，卻依舊改不了揮金如土的毛病，為爭一口氣用錢使喚人，這不是公主病是什麼？

男醫生動了動，把指間的煙叼在唇上，騰出手拿起鈔票數了數，然後從解剖台上跳了下來，站直。沈蜜愣住了，劉思聰則後退了一步，這個男人身高足足有一百九。

他走到牆邊按下開關，天花板上的燈管閃了幾下，房間裏瞬間亮得刺眼，沈蜜用手擋了擋眼睛，視力恢復清晰，目光落在他白袍上的斑斑血跡。

光看背影，這個人的確給人一種醫生的感覺，完全不像是在鬼屋裏扮鬼的工作人員。

他緩緩轉過身，沈蜜一看清他的臉，頓時怔住。

曾經，他迎著陽光，在全校女生的歡呼聲中馳騁於籃球場，年輕的臉頰上流著汗，籃球衣下露出一雙長腿，脖子上搭著毛巾，笑得很陽光，一步一步走上觀眾席，向大家揮著手，凱旋而歸。而後高大的身影在不遠處的觀眾席上坐下，擰開一瓶礦泉水，仰頭喝了幾口，擦擦嘴，和身旁的同學有說有笑。

沈蜜睜了睜眼，記憶中的那張臉同眼前的這個人完全重合，一顆心似遭遇地震海嘯般動盪。

肖逸。沒錯，眼前的人雖然髮型變了，稜角也更加深刻，沈蜜卻還是認出了他。

肖逸走到劉思聰面前，抬起右手「打」了一下他的臉，沈蜜覺得這個動作不像打，倒像是碰或者是劃，更像是在打招呼時摸了一下對方的臉。

「先生，這裏不能鬧事，你走吧。」

劉思聰有點懵，被他的身高優勢震住了，仰頭看著他，不知該說什麼。

肖逸見他不動，忽然笑了一下，「下次帶女生來，我給你打折。」

一句話讓劉思聰鬆了一口氣，想到反正保住了面子也解了氣，見好就收吧。於是她瞪了肖逸一眼，扭頭出去了。

沈蜜的目光始終鎖定在肖逸身上，待他回過頭，她竟不自覺地向後退了一步。

肖逸看著她，眉心微皺，「參觀完了嗎？」

沈蜜攥著空錢包，看了眼解剖台上擺放整齊的手術刀和假模特兒，尷尬地點點頭，「參觀完了。」

他臉上帶了點不耐，「參觀完了就出去。」

沈蜜不知為什麼，逃也似的出了門，腦子裏都是他的影子，也想起關於肖逸的種種—

「肖逸這次模擬考又是全校第一，長得帥頭腦又好，運動神經也一級棒，真羨慕啊。」

「肖逸保送B大醫學系了，他將來一定會是一名優秀的醫生！」

不知何時出了鬼屋，沈蜜呆呆地站在門口好一會兒，忽然走回入口。

斑駁的白牆上用紅油漆寫著「恐怖精神病院」幾個大字，整體也裝修得好似舊醫院，為了營造出恐怖的氣氛，地面和牆壁上滿是灰塵，看起來破舊不堪，入口左側有個掛號處，一個穿著護士服的女孩子正低頭玩手機，上頭燈管不停地閃著，彷彿下一秒就會壞掉。

當年全校矚目的男神級人物，現在居然在這裏當「醫生」？

沈蜜完全不敢相信，她想要進去找肖逸問個清楚，卻被叫住了。

「欸欸！出來就不能進去了哦，想再進去得重新買票。」小護士懶洋洋地說。

沈蜜走過去趴在台子前，問：「請問一下，是不是有個叫肖逸的人在這裏工作？」

小護士眉毛一挑，看了看她，眼中多了一絲敵意，「有啊，怎麼了？」

看出她眼中的不善，沈蜜點點頭不再說話，走到旁邊的一張長椅上坐了下來。

小護士時不時充滿敵意地看過來，沈蜜也不甘示弱地看回去，兩個人就這樣大眼瞪小眼好一會，最後，沈蜜優雅地拿出手機，打開人力銀行網站看了起來。

小護士冷哼一聲，不屑地收回目光。

遊客三三兩兩進出，天漸漸暗了下來，鬼屋裏的燈也亮了，估計是遊客全都走了，工作人員陸續出來，沈蜜看看錶，晚上八點整。

兩扇做舊的急診室木門被推開，她終於見到了肖逸的身影。

只見他拿著工作證去小護士那裏打了下班卡，小護士抬頭朝他溫柔一笑。

難道是他的女朋友？

沈蜜想了想，覺得不會。小護士太男孩子氣，和肖逸一點都不搭。

想想讀高中的時候，肖逸還是個挺酷的少年呢，現在看起來圓滑多了。她不自覺地微笑起來。

肖逸一轉身，兩個人的目光對上，她的笑容立刻斂起—他的眼神很平靜，甚至帶著一點厭惡。

沈蜜站起來，打破沉默，「老同學，好久不見呢。」

肖逸唇線一抿，絲毫不給她面子，抬腳就走，沈蜜趕緊跟了上去。

「喂，這都多少年了，你不會還那麼討厭我吧？至於嗎？」

肖逸不說話，只留給她一個背影，沈蜜翻了個白眼，跟著他的腳步出了大廈。

他腿長，一步頂她兩步，沈蜜眼看有可能被拋下，一口氣快步來到他面前，「肖逸，我沒別的意思，只想問你可不可以把錢還我？」

「小姐，別擋路成嗎？」肖逸像是看無賴一樣，言語中有幾分她記憶中不曾有的市井之氣。

沈蜜一愣，忽然覺得眼前的人很陌生，陰陰沉沉的，一點也不像當年那個陽光少年。

她猶豫幾秒，有些窘迫地說：「我承認我剛剛是有點裝腔作勢，反正你也沒幫我打他，我覺得你應該把那兩千塊錢還給我。」

唉，沒想到她竟會為了區區兩千塊錢對初戀對象死纏爛打，若不是走投無路，依沈蜜的性格，絕不會做這種事。

肖逸扯了扯嘴角，「我確實幫你打他了，你難道沒看見？」

「你那叫摸好吧？」沈蜜皺眉。

肖逸越過她，繼續旁若無人地走在夜色中。

沈蜜很努力地跟緊他的步伐，認真地說：「實話跟你說，那兩千塊是我全部的身家。」

肖逸發出一聲不屑的冷哼。她的零用錢不是多到要用啤酒箱裝嗎？

沈蜜站住，被抹平的自尊心再次露出鋒芒，她懊惱地瞪了他一眼，越過他快步向前走，頭也不回。那句話說得真好，相見不如懷念。

城市美麗的夜景在她眼中變成了濃稠而模糊的一灘水，昏黃的路燈下，她什麼都看不清。

沒走幾步，沈蜜忽然聽到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小心！」

沈蜜還沒來得及反應，只覺得一隻腳踩空，身子向前一傾……下一秒，她落入了一個寬大結實的懷抱中。

肖逸在她踩空的一剎那衝上前將她攔腰抱住，身體用力一轉，兩個人便一同摔倒在地上。

「啊！」沈蜜躺在地上吃痛地捂著手肘。

肖逸站起來，驚魂未定地看了一眼一步之遙的下水道洞口，那洞很深，圓孔蓋不翼而飛。

今早他來上班的時候就發現了這裏沒有圓孔蓋，好險他接得快。

「流血了流血了！你看！」沈蜜捂著胳膊泫然欲泣，抬頭看看肖逸，嬌氣之態盡顯無遺。

肖逸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不在意地說：「只是破皮而已。」說完，從兜裏抽出一根煙，叼在嘴上，轉身就要走。

沈蜜看著他冷漠的樣子，心涼了半截。

這個人哪裏還是她認識的肖逸？拿了她兩千塊不肯還，見到她坐在地上也不扶一下，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房租到期了，房東正在催，身上僅剩的兩千塊錢也被肖逸拿走。她又累又餓，世界上怕是再沒有比她更慘的人了。

沈蜜心一橫，索性賴在地上不起來了，痛苦地呻吟，「我的腿好像動不了了！肖逸！肖逸！」

肖逸頓了頓，沒回頭，繼續走。

「肖逸你要是走了你就不是男人！」

肖逸再次停了下來，他轉過身，把沒點燃的煙塞回煙盒裏，走到她身邊蹲了下來。

「你到底想幹什麼？」他面無表情地問。

知道瞞不過這個學醫的男人，她低下頭掩飾住臉紅，吶吶地說：「你能不能把錢還給我啊？我好餓。」

肖逸起身，似乎再也不想與她有交集，痛快地從錢包裏抽出兩張一千丟給她。沈蜜趕緊伸手接，沒想到這時突然來了一股賊風，把那兩張鈔票吹走了。

她眼看著那千元大鈔被該死的下水道吞沒在黑暗中，嘴巴張得大大的，目光漸漸變得絕望。

肖逸也愣住了，看了看下水道，再看看她，表情有些無奈。

真沒想到啊，她也會有今天。沈蜜雙肩耷拉下來，那模樣楚楚可憐，大多數男人看了都會心疼，

只可惜肖逸不在那些人裏面，他只掃了她一眼，轉身就走。

「肖逸，難道你忘了嗎？你欠我錢……」

沈蜜的聲音極低，卻像是魔咒一般，讓肖逸的腳步第三次停頓。

紙醉金迷的夜店裏，幾個年輕女人一邊喝著酒一邊瘋鬧，尤其在聽到劉思聰打來的電話後，她們更加興奮了。

「來來來，讓我們慶祝沈蜜沈大小姐相親失敗又被打，乾杯！」

「乾杯！」

「這一輪遊戲，咱們就用一個詞形容沈蜜，重複或詞窮的人就得罰酒，怎麼樣？」

「嬌氣！」

「嬌氣！」

兩個女人異口同聲地搶答。

「哈哈！妳們倆喝！」

另一個女人摸著自己腕上的 TIFFANY 手鐲，冷笑道：「自戀。估計沈蜜還以為自己那叫自信，高中那會兒她追肖逸追得多高調啊，結果還不是沒追到手。」

「換我了，我覺得沈蜜很傲氣，記得上大學第一次見到她，她從 GTR 上下來，穿著一身黑色連衣裙，戴著墨鏡，仰著小脖子，誰跟她說話也不搭理，我還以為是拍電影呢！」

眾人聽了一陣發笑。

很快，輪到最後一個女人發言，所有人都看過去，女人長相清秀，偏偏畫了個大濃妝，與她的氣質不太相符。

楊予曦的嘴角不懷好意地勾起，「妳們想不想聽聽沈大小姐現在在做什麼？」她拿起手機，撥通了沈蜜的電話，做了個噤聲的動作。

夜色中的人行道上，沈蜜打了個噴嚏。

完蛋，感冒了。

她今天為了約會，特地穿了洋裝和高跟鞋，這會覺得冷不說，小腿也被蚊子叮得又紅又癢，很想撓一撓，卻又覺得太不優雅了，死死忍住不抓。

她加快腳步走在肖逸身側，舉起擦破皮的胳膊，苦著小臉說：「肖逸，你看，我的胳膊還在流血呢，你哪怕幫我買個 OK 繡也好呀，不要這麼冷漠好不好？我傷口感染的話會生病的。」

肖逸當沒聽見，逕自走進一間便利商店，買了份報紙卷成筒狀握在手裏。

沈蜜頓下腳步，咬了咬唇，一口氣憋在胸口，跟著肖逸來到了一家麵店。

「老闆，一碗牛肉麵一盤燙青菜。」肖逸用那低沉有磁性的聲音點餐。

沈蜜也向前一步，「再加一碗牛肉麵，算他帳上！」

肖逸沒想到她臉皮居然厚到跟著點餐，眉峰不悅地一蹙，也不理她，自顧自掏錢。

當他把錢遞上時，老闆為難地看著他，「帥哥，算上這位小姐的麵，一共兩百七十元。」

肖逸合上錢包，扯出一個僵硬的笑，「她的那份她自己付。」

沈蜜當即揚起頭，聲音提高了幾分，「為什麼又要我自己付？人家跟你談戀愛這麼久，一碗麵還要和我 AA 制嗎？」

此話一出，麵館裏所有人，包括老闆都看向肖逸。

沈蜜見他愣住，立刻乘勝追擊，「一碗麵才多少錢，你一定要跟我算得這麼清楚嗎？要不然這樣

好了，你吃麵，我喝湯！」

肖逸俊臉一沉，眼中閃過一絲無奈，打開錢包數好錢遞到她面前。

沈蜜嘿嘿一笑，接過錢交給老闆，「老闆，錢給你。對了，牛肉麵不要蔥花不要香菜不要醋再放點糖謝謝！」

兩人找了個角落的位子坐下來，等麵送上来後，沈蜜不悅地道：「我都說了不要放香菜，怎麼還是有香菜呢？」

肖逸瞪了她一眼，拿起湯匙開始吃起自己的麵。

沈蜜歎了口氣，打了個響指，「老闆，你過來一下。」

「小姐，有什麼問題嗎？」

沈蜜說：「你看我這碗，全都是香菜，我點餐之前已經囑咐過了，不要香菜。」

老闆為難地撓了撓頭，「可您已經吃了，沒辦法換了。」

「我根本還沒動筷子呢！」

「那也換不了了。」

沈蜜見老闆堅持，只能退而求其次，「那你總能幫我換個湯匙吧？這塑膠是有毒的，吃到肚子裏很不好。」

「小姐，我們這兒只有塑膠湯匙。」老闆表情超級無奈。

兩人正在僵持，一雙筷子伸過來，三下兩下夾走了沈蜜碗中的香菜，放進了自己的碗裏。

肖逸不耐煩地看了她一眼，用筷子敲了敲她的碗，「妳到底吃不吃？」

沈蜜被他陰沉的眼神嚇了一跳，鼓鼓腮幫子不作聲了。

肖逸轉頭對老闆說：「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煩你到便利商店幫我買一副環保餐具？」

他掏出錢遞給老闆，老闆雖然覺得麻煩，還是交代店員去買回來。

拿到餐具，沈蜜還用熱水稍微燙過，這才夾了兩根麵條，優雅地送進嘴裏，可才咬了兩口就放下了筷子。

「又怎麼了？」肖逸擰起眉頭。

沈蜜為難地抬起頭，咬了咬唇，「有醋……算了，將就著吃吧。」

此時，沈蜜的手機響了，她看了看來電顯示，接通後開了擴音，「喂，予曦？」

電話那頭的楊予曦同樣也開了擴音，甜甜地叫了聲，「親愛的，回家了沒？我剛聽說妳被那人渣打了，嚴不嚴重？」

沈蜜邊吃著麵，邊瞥了肖逸一眼，「予曦，我摔倒了，胳膊擦破皮了。」

楊予曦故作驚訝地道：「天哪！那妳有沒有擦藥啊？嚴不嚴重？」

「不要緊，就是有點疼。」

楊予曦推開幾個湊上前的妹妹，「那妳趕緊回家吧，妳有夜盲症，晚上一個人在外面很危險的，房東讓不讓妳繼續住啊？」

沈蜜歎了口氣，「看運氣吧，妳別擔心，若實在沒辦法我就去我姑姑家住。妳那邊怎麼那麼吵？又出去聚會了？少喝點。」

楊予曦應了聲，又安慰她幾句，兩人才結束通話。

而一直埋頭苦吃的肖逸破天荒地抬頭看了她一眼，淡淡地問：「妳要是沒地方去，為什麼不去妳朋友那裏？」

沈蜜低頭吃麵，眼眸低垂，「我沒什麼朋友。」

當兩人從麵館出來，夜色正濃，霓虹燈在沈蜜的眼裏變成了一片片模糊的亮片，這時，她聞到一股清香，是粽葉的味道。

闔家歡樂的端午節快到了，公車站牌附近的燈箱上到處都是賣粽子的廣告，讓她想起以前每逢過節，家裏都能收到各式各樣的粽子，可現在.....

看到路邊攤賣的粽子，沒吃飽的她有點饑，拉了拉肖逸的衣袖，微笑道：「肖逸，我想吃粽子。」肖逸大概是被她跟煩了，低下頭，眉眼帶著幾分不悅，「沈蜜，你難道不會看人臉色？」

沈蜜臉一紅，「我看得出來啊，你討厭我，不想讓我跟著你，可是我現在真的是走投無路了，你要是還有良心，就幫我一把吧。」

他還欠她錢，而且數目不小，沈蜜敢打賭他一定記得這件事。

「你需要多少？」肖逸毫不猶豫地拿出錢包。

「先給我一個月的房租錢吧，三萬。」

肖逸的手頓了一下，臉一黑，「我還是給你買粽子吧。」

接過肖逸買給她的粽子，沈蜜剝開粽葉咬了一口，看著被自己咬出的栗子，「肖逸你看，就連粽子都是有心的，一顆甜美的心。」

肖逸拐進一個小巷子裏，登上一段生鏽的鐵樓梯，面無表情地說：「你不用跟我賣萌，心我沒有，錢我也沒有。」

沈蜜眼中的小火苗再次被他的冷漠澆熄了，她動也不動地站在樓下，看著他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轉角，忽然目光閃動，「喂.....」

肖逸轉過身來，定定地看著她，那一瞬間，他彷彿看見她清瘦的身影被巨大的孤單籠罩著。

沈蜜灑脫地笑了笑，仰望著他，「既然你沒有錢，那就再給我買個粽子吧。」她伸出兩隻手捧成碗狀，眼巴巴地看著他，看起來像在乞討。

就算家裏破產了，她也找不到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嗎？

肖逸不願再多想，冷笑一聲，即刻從錢包裏抽出一張百元鈔票，順著樓梯丟了下去，似乎是不經意，與鈔票一起丟下的還有一張名片。

沈蜜仰著頭，望著那張鈔票和名片從他修長的指間滑落，落在了一個小水溝裏，她蹲下來，有些笨拙地拾起，抖了抖水，再抬頭，眼前早已沒了他的身影。

沈蜜忽然笑了，搖了搖頭，慢慢地走出巷子。

沒想到還能再遇見你，沒想到我變成了這副狼狽的樣子，可就算會被你嫌棄，我還是忍不住想要靠近你.....

和填飽肚子比起來，初戀真的不值一提，但能遇見他，沈蜜的心裏還是久久不能平靜。

回到公寓，房東已經睡了，大概不會來催房租，沈蜜像做賊一樣從花園進了門。是的，她租住的是三萬塊一個月的高級公寓，有漂亮的陽台，開放式廚房，一樓還有個小花園，儘管她現在連買化肥的錢都沒有了。

沈蜜躺在又大又軟的公主床上，雙手扯著那張髒兮兮的鈔票，又拿起名片，纖長的睫毛慢慢眨動，盯著那張名片看，心裏暖暖的。

看來，肖逸還是顧及同學情分的，知道她山窮水盡，便介紹工作給她。

那張名片上印著「愛的代駕」四個字，旁邊畫了兩個性感美女，背面寫著「高薪誠徵美女代駕」，

早班晚班皆可，意者請洽劉經理手機：09xxxxxxxx」。

「美女代駕？」沈蜜拍了拍自己的臉，「說的不就是我嗎？」除了學校的畢業證書外，她就只有駕照了。

在這個社會上沒有學歷沒有背景，一個女孩子想要混上一口飯吃，真的很艱難。

父親去世之後的一個月，她曾嘗試過做銷售人員，可沒多久就被辭退，銷售經理還對她說：「沈蜜啊，做我們這行是要討好客人的，不是得罪客人，你這個樣子，無論去哪裏工作都不會長久。你走吧，工作不滿半個月，沒有薪水。」

那時她忽然覺得自己就像一個被全世界丟棄的瓶蓋，不對，瓶蓋還能賣錢呢，而她，一文不值。如果這一次，真的能靠做兼職代駕暫時掙口飯吃，她願意去試試……沈蜜枕在柔軟的枕頭上，把及腰的長髮往上撩，像是頭頂著一團烏黑的火焰。

父親以前常說：「蜜蜜是爸爸的小公主，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爸爸不用你有出息，爸爸的錢夠養你一輩子，還有下輩子。」

那時的她時常背著價值不菲的LV水桶包，裏頭裝滿了錢，卻不知道父親早已違反了票據法，違法所得金額甚至達到了天價，如果知道，她一定不會那樣揮金如土。

還記得十八歲那年，她像每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子一樣，喜歡上了全校最耀眼的男生。

「爸，我們班有個男生叫肖逸，長得可帥了。他是籃球校隊的隊長，又是資優生，身高一百八十六，不過我估計很快就會長到一百九了，他爸爸是救難隊員，可惜出任務時殉職了，媽媽不久後也生病去世，只剩他和妹妹相依為命，他最大的夢想是做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她嘰嘰喳喳的對父親訴說著，小臉紅撲撲的。

父親總是靜靜地聽著她喋喋不休，笑她是個傻丫頭。

有一天，父親接她放學，她一坐上車就開始哭，因為肖逸把她做的巧克力扔進了垃圾桶。

見她哭得傷心，父親心疼萬分，立刻以贊助商的身分贊助了籃球校隊一筆錢，條件是他生日那天要單獨給沈蜜打一場球賽作為禮物。

這事她先前並不知情，而她清楚地記得，每當肖逸運著球，漫不經心看向她的時候，那鋒利的眼神彷彿一把刀，讓她如坐針氈，驚喜頓時成了驚嚇。

或許就是從那時開始，肖逸對她更加厭惡了吧……回憶著過去，沈蜜進入了夢鄉。

林立的高樓大廈中夾雜著幾棟低矮老舊的平房，這裏住著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輕人，大多都是白領，肖逸也是其中之一。

「沈蜜……」他睜起眼，把手指放在唇邊，不自覺地呢喃著這個名字。

沉吟許久，他打開電腦點開一個資料夾，修長的手指點了兩下，播放了一段很久很久都沒有打開過的影片。

影片裏的鏡頭晃了幾下，對準角落裏一個瑟縮著的女孩子。

「來嚶來嚶，實驗一中最淫蕩的賤人，肖瀟！」說著，畫面中突然有一隻手伸出來，一把扯掉了肖瀟校服的領巾。

「啊！不要！求求你們！」肖瀟尖叫著閃躲。

女孩子們撕扯著肖瀟的衣服，享受著她凌亂的長髮披散在額前，整個人狼狽不堪的樣子。

校園暴力在每個高中總有那麼幾件，除了校規，學生之間也有自己的法則。

「賤人就是要讓萬人踩！」拍攝影片的人聲音很尖銳，走上前踹了肖瀟一腳，其他人也跟著踹過

去。

這時有個人在喊，「沈蜜沈蜜，妳也快來踹這個賤人啊！」

畫面有些晃動，接著一條纖細白皙，保養極好的腿伸過來，她似乎有些猶豫，腳停在半空中好一會兒，女生們起鬨的聲音此起彼伏，最後，那隻腳狠狠地踩上了肖瀟的頭。

滑鼠清脆地按動，畫面被關閉，肖逸蓋上筆記型電腦，冰冷的臉融進夜色中，幽黑的雙眸深如寒潭。

時隔多年，憤怒的情緒早已淡了，再次聽到沈蜜這個名字，剩下的只有憎惡和鄙夷。

肖逸正陷入深思，Skype 却發來了視訊請求，是遠在美國的肖瀟又來騷擾他了。他按下確定後，螢幕裏出現一張和肖逸極相似的臉龐，細長的眼睛彎成月牙。

「哥，我就要帶著 Baby 回國了，你馬上就能見到你的小外甥了，開不開心？」

「妳知道我最討厭小孩子。」肖逸似乎還沉浸在往事中，看肖瀟的眼神很柔和，帶著幾分憐惜。

「那你喜歡什麼？我倒是覺得，哥你要是性取向有問題的話可以來美國，這裏不會有人歧視你的。」她對老哥不戀愛的原因深表懷疑。

天台上的風有些大，肖逸的瀏海在風中輕輕拂動，滑過英挺的鼻梁。「如果是催婚妳就別回來了。」

他作勢要關視訊，肖瀟急忙阻止。「好啦好啦！我開玩笑的。」

肖逸看著她明朗的笑容，動了動唇，本想絕口不提，到底還是忍不住開了口，聲音像閒聊一般輕鬆，卻帶著小心翼翼的試探，「我今天碰見一個高中同學。」

「誰啊？」

「沈蜜。」他一字一頓地說，以為肖瀟聽到沈蜜的名字會有所反應，畢竟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對肖瀟的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以至於到最後遠走他鄉。

沒想到肖瀟卻輕輕地笑了，「我記得她，念高中時追過你的女孩！怎麼，她現在還是那麼漂亮和霸道嗎？」

肖逸很驚訝，難道妹妹不記得沈蜜曾經和別人一起傷害過她嗎？

「瀟瀟，」他試探著問：「妳認識沈蜜嗎？」

肖瀟很自然地回答，「不認識，就是有這麼個印象，怎麼了哥？」

聞言，肖逸腦中閃過一個想法，聲音有些發顫，「當年妳被欺負，其中有沒有沈蜜？」

肖瀟微微一怔，想起那段往事還是會覺得難堪。那個時候她不太懂事，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搶了人家的男朋友，對方很厲害，找了一幫姊妹報復，事後匿名把影片寄給了哥哥，她又羞又氣，任憑哥哥怎麼追問都不肯說明原委，後來哥哥不知道從哪裏弄到一筆錢，送她出國念大學，圓了她的美國夢。

肖瀟很肯定地回答，「沒有，從頭到尾沈蜜都沒有參與。」

肖逸雙眼微微瞇起，拇指抵在唇邊，表情沒有顯露出什麼，腦中卻像經歷了地震一般。

他曾以為，沈蜜是因為表白被拒才拿他妹妹撒氣，加上妹妹出事後，沈蜜曾把一個裝滿現金的啤酒箱放在他家門口，並留了張字條—聽說你妹妹要出國，這是我的一點心意，我知道你討厭我，這點錢就當我借你的吧。沈蜜

這張字條在當年的肖逸眼裏，是做了壞事之後心虛的補償，所以他理所應當地享用了這筆錢，沒想到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肖瀟見他若有所思的模樣，擔心地問：「哥你怎麼了？不舒服嗎？」

思緒被拉回現實，肖逸深吸一口氣，「沒有。」

他只是猛然發覺，自己好像真的欠她錢，而就在剛剛，他用一張不正當行業的名片和一百塊侮辱了他的債主。

第二天，債主就氣勢洶洶地找上門了。

沈蜜披散著頭髮站在「恐怖精神病院」門口，衣服釦子掉了一顆，領口敞開著，隱隱露出性感的溝壑，胸前一起一伏，似乎在壓抑著怒火。她眼睛四周黑了一圈，眼影和睫毛膏因為眼淚的暈染讓她看起來像隻熊貓，左手握著一隻斷了跟的高跟鞋，走到鬼屋入口處。

「把肖逸給我叫出來！」她用高跟鞋狠狠地敲了敲收費口的台面。

「嚷嚷什麼呀？」又是那個極厲害的小護士，她不耐煩地問：「妳又來找肖逸幹什麼？」

「幹什麼？哼！」沈蜜冷哼一聲。

有他這麼坑老同學的嗎？給她什麼爛名片，害她以為真的是代駕公司招聘，結果她接到的第一位客人，一上車就把她按在椅子上又親又摸，她情急之下脫了高跟鞋猛敲老色鬼的頭，這才得以脫身。

其實沈蜜更多的是氣自己蠢，看來肖逸給她名片的時候就是存心想羞辱她，是她傻得以為同學之間怎麼也殘存著一點友誼，也怪她不諳世事，哪裏知道有人會打著代駕的幌子從事不正當交易。沈蜜怕極了，也氣瘋了，她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又無處發洩，只能來找肖逸算帳。

此時正值用餐時間，三三兩兩的工作人員端著便當走出來，紛紛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著狼狽的沈蜜。沈蜜昂著頭在人群裏尋找，一眼就看到了個子最高的肖逸，她握了握拳，三步併作兩步衝過去，抬手就是一巴掌！

肖逸只來得及抬起頭，就感覺臉頰一陣痛，手一鬆，手裏的便當應聲落地，他呆呆地看著沈蜜，只見她喘著氣，眼裏含著委屈又傷心的淚望著他。

肖逸錯愕地看著她凌亂的頭髮和衣衫不整的模樣，頓時了然，心中升起了愧疚之心。

沈蜜剛想說話，突然感覺身後有一股力量將自己拉了過去，她不由回頭，就見是掛號處的那個小護士拽住了自己。

後來她才知道，這個脾氣火暴的女孩叫小梅，有個外號叫「梅超風」，是肖逸的死忠粉絲。

小梅一見自己的男神被打，當場就急了。「哪裏來的神經病，敢跑我們這兒打人？」她手起指甲落，兩道細長的抓痕頃刻間印在了沈蜜白皙的臉蛋上。

沈蜜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捂住臉，一股針刺般的疼痛火辣辣地從臉頰蔓延開來，一時間，複雜的情緒湧上心頭，兩行滾燙的眼淚瞬間決堤。

肖逸也愣住了，等回過神想伸手拉她，她卻向後退了兩步，扭頭就跑，他低頭冷靜了兩秒，抬起头，邁開長腿便追了出去。

端午節過後的B市，像被扣上鍋蓋又添了幾把柴，進入了難耐的高溫時期，太陽熱辣辣地懸在正空，萬里無雲。

肖逸追沈蜜追到了大廈一樓，腳步剛一邁出去，整個人又觸電一般退了回來，細長的眼睛不自覺地瞇了起來。

早他一班電梯的沈蜜此時已經不知去向，哪裏還追得上？

肖逸避開強烈的太陽光，快步走回電梯，一股陰冷的空氣籠罩周身，使他慢慢地鎮靜下來，心口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一般，悶悶的，不好受。

他掏出一盒新煙，一圈一圈撕開外包装的透明膜，抽出一根煙來，找了個安全通道坐下，點燃。

「這兩千塊是我全部的家當了，真的，我不騙你，你能不能還給我……」

「肖逸，難道你不記得了嗎？你欠我錢……」

想起昨晚她羞紅了臉，欲言又止的樣子，肖逸想了想，掏出手機，煙霧裊裊地繞過他手中的Nokia，是只能打電話和發簡訊的那種，他年輕俊朗的樣子和靈動修長的手指，與這部老人機格格不入。

肖逸翻了好半天的通訊錄，才撥通了一個高中同學的電話。

「找沈蜜？你也知道她那樣的白富美跟我不是一個世界的，沒啥聯繫，估計現在正在遊艇上喝紅酒吧。」

「沈蜜？長得特別白說話很嗲的那個？不知道，沒她手機。」

「你要找沈蜜？前陣子我聽說她爸爸違反票據法畏罪自殺了，從那之後沈大小姐就從我們這個圈子消失了。肖逸，你現在在哪兒呢？有空請你吃個飯呀！」

「沈蜜我聯繫不上，欸，肖逸你現在在哪家醫院？混得不錯吧？」

電話打了一輪，沒人知道沈蜜的聯繫方式，肖逸把手機往口袋裏一放，狠狠地吸了一口煙，再吐出來，心裏更加煩躁。

「吱嘎—」厚重的安全通道門被推開。

肖逸抬頭望去，是剛剛把沈蜜的臉抓花的暴躁護士小梅。

小梅小心翼翼地探頭進來，見肖逸果然在這裏抽煙，稍稍放心，眼裏裝滿了歉意，她討好地一笑，整個人沒了犀利，倒多了幾分憨厚和樸實。

「肖哥你沒事吧？我剛才太衝動了……」

「小梅，」肖逸打斷她，看起來也沒生她的氣，俊眉一擰，認真地問道：「妳說如果想還錢債主卻跑了，我又找不到她的話該怎麼辦？」

「呃……」小梅望著他認真的樣子，乾笑一聲，「肖哥，要不，我去幫你查查一一〇的電話？」

肖逸無言了。